浮邱子

浮邱子卷之八

訓名上

益陽湯鵬海秋著

浮邱子曰名可倚杖乎而不聞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乎豈唯難副又大枝離破碎之乎詩曰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是故有以今之人冒古之人有以今之人冒古之文霍光冒伊尹而不終其譽王莽冒周公而不鏡其褱曹操冒文王而不根其素王導冒管夷吾而不詳其用是謂以今之人冒古之人張禹冒論語而文其佞胡廣冒中庸而濟其柔祝欽明冒五經而售其鄙林栗冒易西銘而騁其毒是謂以今之人冒古之文求其毋冒者而末流之世不可必得是何也陰陽之氣日剥一日則斯代斯人之心日奇一日斯代斯人之心日奇一日則是非有古之故日巧一日是故冒俞巧則名俞浮名俞浮則實俞削實俞削則罪俞叢罪俞叢則世俞梗讀惡在其可

以倚仗乎然則名可毋倚仗乎而不聞禾秀其穎則實結人洪其道則
名歸乎豈唯薦紳士族歸之又極之尊庳中外而孰不慶勉惇敬之乎
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是故兩漢之雄而
禮孔子拓跋之盧而亦禮孔子趙宋之仁而禮孔子蒙古之陋而亦禮
孔子孔子道之宗而名之揔也天地所不能通者唯孔子之道足以通
之天亂所不能治者唯孔子之名足以治之豈唯孔子爾乃學孔子而
不至於孔子者其道其名猶有所能通之治之是故行乎荒裔醜俗之
國則司馬入相契丹敕其邊吏胡銓抗疏女眞闖而失色行乎忮心媢
體之君則孝儒杖飾文皇倖其弗死守仁講學武宗明其不罪是故其
學尊則其道尊其道尊則其名尊其名尊則其身尊其身尊則其世尊
諠惡在其不可以倚杖乎是故倚杖名者厥失十毋倚杖名者厥失十
所謂倚杖名者厥失十一日循辨課信信不符辨二日循行課忠忠不

符行三曰循學課事事不符學四曰循材課理理不符材五曰循智課察察不符智六曰循勇課舉舉不符勇七曰循仁課愛愛不符仁八曰循義課果果不符義九曰循素課廉廉不符素十曰循激課恥恥不符激所謂毋徇杖名者厥失十一曰厥奇取庸庸乃遲頓二曰厥銳取柔柔乃姦滑三曰厥辨取吶吶乃卷蹇四曰厥文取樸樸乃驕淺五曰厥狂取靜靜乃僞似六曰厥直取曲曲乃逍後七曰厥前取卻卻乃庬隤八曰厥獨取羣羣乃雜汙九曰厥故取新新乃驀競十曰厥儒取俗俗乃提僈是故女不必皆豔第睹其粉膩之工輒曰西施南威復出惡知其然而不然也草不必皆訞木不必皆擁腫拳曲第睹蒺藜樗櫟輒曰天下無香草名木焉惡知其不爲己有也契舟而求劍守株而待兎惡知其非必得之數也因噎而廢食因悖而廢息惡知其制乃短長之命也於乎此今之論名之通病也易曰翰音登于天詩曰鶴鳴于九皐聲

聞于天鈞之于天也而雞豈鶴之比乎是何也雞非登天之物則易以爲雞貞而西鶴鳴宜聞于天則詩人以爲誠之不可掩雞可以不登天而拔之使登天則天下以爲無根而驕騰鶴可以聞于天而更擠壓之使不得聞于天則天下以爲有所湮鬱悲吒而不得盡其情是故秦杖李斯可駭漢杖鼂錯可駭唐杖朱朴可駭宋杖郭京可駭明杖魏藻德可駭曷駭乎爾以其無根而驕騰也楚對屈原可惜漢對賈誼可惜唐對劉蕡可惜宋對陳亮可惜明對黃道周可惜曷惜乎爾以其有所湮鬱悲吒而不得盡其情也是故君子講於四至之術而已矣四至之術維何一曰讀書攷理知法知戒法戒至然後是非析二曰清心寡欲知存知過存過至然后可否嚴三曰察言觀色知表知裏表裏至然后愛惡常四曰引繩就墨知短知長短長至然后功罪必是故君子能修身然后能知人能知人然后能度實能度實然后能收名能收名然后能

理家理國理天下春秋傳曰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是故名之在家國天下如元圭寶鼎之在宗祏布帛菽粟之在黎烝也宗祏無元圭寶鼎則物不貴物不貴則禮不共黎烝無布帛菽粟則俗不宜俗不宜則軀不活以家國天下之大無實至名歸之人則衆不屬衆不屬則功不成是故伊尹起於莘野尙父遇於渭濱莞仲脫囚韓信登壇諸葛不老於南陽景略無比於江東之數人者以名收以實償少正卯僇於魯盆成括死於齊趙括徒讀父書殷括實喪晉師房次律不紓唐室之變王介甫大爲宋政之蠹之數人者以名收以實潰爲其以名收以實償也則曰實之功也匪特實之功也不名固不足以實其實也爲其以名收以實潰也則曰名之罪也匪特名之罪也不實固不足以名其名也曷謂不名不足以實其實也孔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其謂此也曷謂不實不足以名其名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

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其謂此也是故古之享名者在潛居獨處之先明做大驗之後今之享名者在高官厚糈之後苟且彌縫未敗露之先此名之底裏所由一深一淺也古之嚴名者以天地最初之心公道維持之力今之嚴名者以拾天從人之心私智譸辨倒顛之力此名之光景所由一升一降也偏至之好不足騁也寡恕之憎不足斷也尋人於跡不足必也度人於臆不足入也是故君子不用有實之名槩名不用無實之名廢名用有實之名槩名勢必非其人而反奉之用無實之名廢名勢必當其人而反怨之非其人而反奉之謂之市當其人而反怨之謂之嗇是故君子不用眾譽之名陟人不用眾毀之名絀人用眾譽之名陟人勢必逐其流而溺之用眾毀之名絀人勢必快其忿而雪之逐其流而溺之謂之頑快其忿而雪之謂之俠是故君子不用耆見之名信人不用驟聞之名疑人用耆見之名信人勢必拘定格之說以

兂之用醜周之名疑人勢必傷異等之名以鬱之狗兔狢之戲以兂之謂之蝶傷異等之氣以鬱之謂之僭

訓名中

浮邱子曰名出於實實出於事事出於念凡積美念成美事焉積美事成美名焉凡積醜念成醜事焉積醜事成醜名焉且夫父母生而命之名命美不命醜也即命醜亦出於愛不出於剌也子文生而名曰於菟伯魚生而名曰鯉司馬相如生而名曰犬子王安石生而名曰獾郎其出於愛鈞也此本始之名也美醜積而被之名則美自美醜自醜愛自愛剌自剌也此增加之名也且夫增加之名此天下之人日中口中自然吐出之名又其心中意中牢固而不可遺忘之名天綱之刑賞史筆之褒譏舉在其中焉無它出於其所積焉故也種蘭得蘭種艾得艾種

橘得橘種枳得枳今謂種艾可以得蘭種枳可以得橘雖或有之君子不信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君子之於名也其嚴乎爾乃惇積成運運積成叔叔積成羣羣積成名是謂懋美之名爾乃鴆積成運運積成歷歷積成羣羣積成名是謂穢逆之名爾乃材積成望望積成特特積成猷猷積成名是謂倫魁之名爾乃恩積成寵寵積成獨獨積成譽譽積成名是謂儉小之名爾乃氣積成勇勇積成威威積成勝勝積成名是謂英驁之名爾乃筋積成懦懦積成態態積成敗敗積成名是謂婿虺之名爾乃儒積成腴腴積成雅雅積成名是謂妍秘之名爾乃對積成巇巇積成陋陋積成名是謂蕪昧之名爾乃慧積成準準積成捷捷積成名是謂踔絕之名爾乃盲積成惑惑積成懃懃積成名是謂憒眊之名爾乃修積成正正積成信信積成輝輝積成名是謂賢哲之名爾乃蔽積成邪邪積成利利積成伎伎積

成名是謂險詖之名爾乃義積成剛剛積成固固積成名是謂伉厲之
名爾乃習積成巽巽積成隨隨積成名是謂猗違之名爾乃心積成慈
慈積成倪倪積成名是謂譬辭之名爾乃法積成慘慘積成壽壽積成
名是謂淫酷之名爾乃貴積成敬敬積成名是謂嚴堊之名爾乃驕矜
成狎狎積成名是謂垢疵之名爾乃儉積成清清積成創創積成苦苦
積成名是謂絜白之名爾乃侈積成淘淘積成多多積成肥肥積成名
是謂貪婪之名爾乃和積成鈞鈞積成類類積成偉偉積成名是謂闊
達之名爾乃曲積成狹狹積成實實積成弱弱積成名是謂孅嗇之名
於乎懋美之名調物者也襍遝之名亂物者也倫魁之名飾物者也佻
小之名降物者也英鷙之名起物者也婧陒之名弃物者也妍极之名
式物者也蕪昧之名恩物者也踔絕之名理物者也憒眊之名蔽物者
也賢喆之名服物者也險詖之名伺物者也伉厲之名束物者也猗違

之名遁物者也善祥之名植物者也淫酷之名毒物者也驩貢之名鑽物者也垢黷之名逐物者也絜白之名鏡物者也貪婪之名盜物者也開達之名開物者也孅嗇之名塞物者也且夫君子之所謂物則爲往而非君子之所謂亡乎君子之所謂名則爲往而非君子之所謂實乎且夫卿雲甘露則以爲祥而盲風怪雨則以爲菑此不必通讖緯讀陰陽者能之也康莊四達則以爲夷而太行呂梁則以爲險此不必究方輿畫形勢者能之也毛嬙西施則以爲姸而佌倠無鹽則以爲媸此不必操藻鑑工可否者能之也不待告而物皆曉不待儗而物皆中不待區之高下而物皆同不待試之然疑而物皆定其本旨甚庸也其機積甚利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於乎此物亡之說也此名實之說也是故君子之元氣莫如實天下之公器莫如名聞有以美名美者矣未聞以醜名美者也聞有以醜名醜者矣未聞以美

名醜者也聞有名其美而溢於美之數者矣未聞名不足於美者也聞有名其醜而溢於醜之數者矣未聞名不足於醜者也聞有匿其美而究竟爲人訪論以名之者矣未聞釋其美不以名者也聞有匿其醜而究竟爲人摭拾以名之者矣未聞釋其醜不以名者也聞有大力者忌其美而衆挈其美名以名之者矣未聞忌則俱忌者也聞有苟同者佞其醜而衆挈其醜名以名之者矣未聞佞則俱佞者也聞有專恥迹移衆莫知其美而以醜名名美者矣未聞知其美醜其名者也聞有俗衰道薄衆莫知其醜而以美名名醜者矣未聞知其醜美其名者也故曰天下之公器莫如名也聞有美實充而能以其名創天下之美者矣未聞美不充能創美者也聞有醜實淨而能以其名杜天下之醜者矣未聞醜不淨能杜醜者也聞有其名可以創美而天下咸抃舞踴躍請爲美者矣未聞名可創美以不美應者也聞有其名可以杜醜而天下咸

感激涕泣勿為醜者矣未聞名可杜醜以必醜應者也聞有天下咸請為美以快君子平日有美之實行者矣未聞蓄有美之實行而不得其當於天下之人者也聞有天下咸勿為醜以快君子平日無醜之實行者矣未聞厲無醜之實行而不得其當於天下之人者也聞有蓄有美與天下同之而天下之人或循其粗迹之美或傳其精微之美而有深淺之不同者矣未聞皆粗迹而無傳其精微之美者也聞有厲無醜與天下同之而天下之人或芟其枝蔓之醜或拔其根株之醜而有疾徐之不同者矣未聞皆枝蔓而無拔其根株之醜者也聞有我能使天下傳其美一旦不自於我則撓善類者封天下之美而閉之而拋遺文而識淵源者又萃天下之善類而存之幾幾不傳而猶且復傳者矣未聞不自於我不傳其美者也聞有我能使天下拔其醜一旦不自於我則操左道者鼓天下之醜而從之而際末流而挻志氣者又蹴天下之左

道而旁之幾幾不拔而猶且復拔者矣未嘗不自於我不拔其難者也故曰君子之元氣莫如實也吾聞春華雖美期於秋實冰瑩雖厚期於見日是故勞莫勞於君子直莫直於斯人久莫久於修實遂莫遂於彼名親莫親於吐斯民以實而梗莫梗於廷斯民以名業莫業於名在斯民不可蠹蝕而聚莫聚於實在君子不可欺蒙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君子之於名也其嚴乎是故美名不可借襲名不可襲美名不可徼襲名不可坐且夫山莫大於五嶽水莫大於四瀆道莫大於能治亡之名德莫大於能治物之名知美名之不可以借而甘爲退讓以蓄其所不逮者無志節者也君子愼勿廢此孳孳知美名之不可以借而好爲夸詡以自文其所不如者無神明者也君子愼勿廢此抑抑知襲名之人可以襲而忽不及檢而遂與爲緣者無德操者也君子愼勿廢此戰戰知襲名之不可以襲而姑便其私而遂與爲類者無性行者也君子

慎勿廢此蹻蹻是故君子能修理物則以治己之名以有此具也知美名之不可以殺而攻吾隱忍而不爲別白者無丰采者也君子慎勿廢此廩廩知美名之不可以發而震動標舉而不爲留餘者無度量者也君子慎勿廢此閑閑知醜名之不可以坐而暴怒急擊而哀矜不至者無仁恕者也君子慎勿廢此愉愉知穢名之不可以坐而縱情盜爽而洗剔不至者無智察者也君子慎勿廢此扁扁是故君子能主持風義以治物之名以有此具也治己之名利用吏治物之名利用師治己之名利用神治物之名利用天是故君子名之總也能爲仁義中正之總然后能爲名之總能爲名之總然后能爲物之總能爲物之總然后名之能事畢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之於名也其至乎

訓名下

浮邱子曰聖人以名養天下賢人以名教天下姧人以名戰天下以名養天下何稽焉聖人有其德也則有其名有其名也則有其與有其與也則有其養有其養也則有其用有其用也則皆名乎聖人之名是故舜相堯於高陽氏舉才子八人於高辛氏舉才子八人周公相成王於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孔子相魯雖不昌其用然而當時之士來問業者三千人中心說而誠服者七十人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非以名養天下之謂而誰謂乎以名教天下何稽焉賢人有其學也則有其名有其名也則有其與有其與也則有其教有其教也則有其成有其成也則皆名乎賢人之名是故孟子序詩書述仲尼之意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爲七篇以爲功於世王通講學則房杜李魏爲將相實永有唐三百年之祚韓愈原道其徒自李翺已降雖不能與聞

乎大者而籍諓島郊之屬藉以陶鑄其文章而毋泯滅於後代歐陽修好樊借士類雖布衣屏處者舉爲聞人而蘇洵獻韓之屬尤以文章忠義植天下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非以名教天下之謂而誰謂乎於乎聖如舜周公孔子不事名者也能教天下者也而吾切切乎其以名養天下也則聖人之精神氣象然也賢如孟子孔子之亞也王通韓愈歐陽修升孔孟之堂而未入其室者也而吾鈎切切乎其以名教天下也則賢人之精神氣象然也舜之精神氣象龐厚而和平是故能舉十六才子爲世利賴者必龐厚和平之聖人然後可周公之精神氣象聰明而廣大是故能使布衣窮巷之士得所依歸者必聰明廣大之聖人然後可孔子之精神氣象中正而篤實是故能使三千七十左周右旋以休以息者必中正篤實之聖人然後可是故非龐厚和平之聖人必且束縛才子以爲不可馳騁而收取庸鈍以爲爪牙腹心非聰明廣大

之聖人必　且厭惡布衣窮巷以爲無所寵奇而崇信高官達人以爲武
緯文經非　中正爲貫之聖人必且患苦左周右旋不令天下之人闚其
淺深而好　爲深居潛行與一切人材國運亡所關涉是故屏鋤當其寵
則才子之　氣塞才子之氣塞則天下有傷心之風雨高官達人據其要
則布衣窮　巷之價輕布衣窮巷之價輕則天下有體道抱德以死而弗
留其姓氏　於人間深居潛行以爲妙術則左周右旋之脈斷左周右旋
之脈斷則　天下智仁勇埶如林而積於闒茸之勢不能入于淡漠之肩
是故非舜　周公孔子則誰其能以名養天下者乎孟子之精神氣象剛
毅而能衛　道是故萬章公孫丑之徒不顛倒於管晏楊墨縱橫捭闔而
近於仁義　者必得孟子師之然後可王通韓愈歐陽修之精神氣象光
白而能親　人是故唐宋之士粗有成就者必得三子師之然後可是故
非得孟子　以爲之師必且三王持其所不可從之邪說姪辭而張皇其所

不可堪之盛飾虛談非得三子以爲之師必且駭疑其送奇詖難之不馴貢其誤以郗其直而徐申其大昧難醒之區處顛其黑以倒其白是故邪說姪辭則左道昌而本宗失左道昌而本宗失則呼朋召類相與賞析皆名教之罪人盛飾虛談則末節苛而精理褻末節苛而精理褻則如坐偶人于其側不知其所以然之故貢誤郗直則曲體將而古道斬曲體將而古道斬則文采風流而有巧言令色孔壬踡伏其閒顛黑倒白則私心敗而公器移私心敗而公器移則借大廷黜陟予奪爲門戶酬恩雪怨之具是故非孟子王通韓愈歐陽修則誰其能以名教天下者乎若乃以名戰天下何稽焉奸人有其談也則有其名有其名也則有其忌有其忌也則有其戰有其戰也則有其勝有其勝也則適名乎奸人之名適名乎奸人之名則仍無損於不名乎奸人之名者是故屈平博聞强志明於治亂則上官大夫心害其能讒之懷王而疏屈平

賈誼欲興 禮樂悉更秦法則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而誼遂擯孔融爲海內英俊所信服曹操積不能平則使郗慮路粹文致其罪蘇軾深思治亂極言無隱王安石滋不悅則使謝景溫論奏其過朱熹講學明道本末洞徹韓侂胄大憾不已則引沈繼祖姚愈復擊之而僞學之禁綦嚴詩曰不懲其心覆怨其正非以名戰天下之謂而誰謂乎雖然名猶天也忌猶霧也戰而勝猶晦也天有因霧而晦晦者其一時也章者其千 齡萬代也名有因忌而勝勝者其一 時也辱者其千齡萬代也名猶水也忌猶閼也戰而勝猶塞也水有因閼而塞違其性也有大力者疏濬之而塞者可使流也名有因忌而勝違其性也有大力者擊斷之而勝者可使降也衆女謂余以善婬乎保母其信乎鸞雀何啾乎大鳥其不舉乎曲木而厭繩墨乎匠石能引以爲棟乎夜祼而倫明燭之來乎莊士衣冠可廢乎莫邪頓而鉛刀利乎鳳胡其謂爾何乎玉

石其粿乎卞和能勿溺淚乎驥服鹽車而驚上醫乎王良皆爲侮乎萬蕭成林而蘭茞萎於廣野乎固君子之所歎張以太息乎黃鐘毀棄而瓦缶雷鳴乎闒者其有憂乎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乎無乃賤本貴末乎蘭蟖蜴爲神龍豈惟不識神龍亦不識蟖蜴矣乎泰山而彈丸之滄海而一杯之不狂且聵乎鼻目易處知香臭乎紫朱雜厠於何服乎是故忌名者險毋忌名者廣戰名者謀毋戰名者靜勝名者幻毋勝名者常然而且險且謀且幻則君子以爲末如之何之勢矣然而天下末如之何之勢則必有如之何如之何之理矣是故古之善言忌者莫如韓愈爾其原毀之言曰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彊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

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殭者必說於言辭者必說於色矣古之善處名者莫如孔子稱其記金人之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愼德使人尊之執雖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伎我雖尊高人弗我害是故處紛紛云云之世善言忌不學稱愈則不能燭萬物之情狀不能燭萬物之情狀則以忌爲愛以忌爲愛則彼愈巧而我愈盲彼愈巧我愈盲則擠之禍殃然後醒善處名不學孔子則不能標有道之氣象不能標有道之氣象則與忌爲敵與忌爲敵則彼常捷而我常剉彼常捷我常剉則魚潰肉爛然後已是故君子厲己以秋照人以春尚實如歸處名如寄能恪其警戒之謂秋能委蛇和煦之謂春不旁修曲出之謂歸不處非其據之謂寄孟子曰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是故使人忌其名者夸毋使人忌其名

者約使人戰其名者激毋使人戰其名者和使人勝其名者雜毋使人勝其名者壹此仁禮之實際愛敬之美報也

釋用

浮邱子曰古之君子體與用竝起相濟也相足也今之君子體與用竝起相難也相折也用難體曰咄嗟乎子稱必典册動必規榘師必先王友必儒者鈞其譽而靡有作也縣其實而靡有節也敵其狀而靡有勉也腐其骨而靡有業也剿作文字而靡有裁也鉤摭事理而靡有中也號召徒黨而靡有律也教廸羣啟而靡有醒也在上則紳冕之所不接在下則媢亞之所難容在大則輔拂之所見擯在小則胥吏之所竊逃然而子且嶢嶢焉而立斷斷焉而辨嵒嵒焉而亡所慚必於時之人不亦闇於大較之甚者乎體折用曰咄嗟乎子拔必圭組之階走必勢燄之塗慕必王公之好夸必閭里之桀子自歲爾矣所用棨是以蕭僕鈞

其譽而靡有作也子自槩爾奚所用搏是以誚僕縣其實而靡有飾也子自流爾奚所用特是以誚僕斂其狀而靡有剋也子自橈爾奚所用胗是以誚僕腐其骨而靡有藥也子自頤爾奚所用古是以誚僕創作文字而靡有裁也子自慣爾奚所用臼是以誚僕餉撫事理而靡有中也子自盩爾奚所用偕是以誚僕號召徒黨而靡有律也子自狹爾奚所用通是以誚僕教廸羣愚而靡有醒也子自阿邑取妍爾是以誚僕爲穉晃之所不接子自比周成好爾是以誚僕爲嫋亞之所難容子自揣摩當事愛憎爾是以誚僕爲聑拙之所見擯子自溢用左右耳目爾是以誚僕爲胥吏之所竊逃於乎子之誚僕也僕所能受也乃直氣公論之所不受也子之不自誚也子所能忍也乃僕之心惻然其有所大不忍也子且誚僕嶢嶢焉而立而固不自誚其沾沾焉而小乎子且誚僕斷斷焉而辨而固不自誚其腧腧焉而苟乎子且誚僕曼曼焉亡所

靳必於時之人而固不自諱其侊侊焉亡所準於古之則乎殿窒不生蚑蠖培塿不生松柏無乃局於所未嘗有乎井鼃不可語海夏蟲不可語冰無乃大昧難醒乎詩曰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又曰不懲其心覆怨其正是無乃不知人世間有羞恥事乎用又難體曰子大夫之論毀矣銳矣雖然子所云古之則僕滋惑焉古有孔子其人者聖人也然而去乎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方春秋之世筦子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而孔子弗如也彼其所稱道全德備之躬孰信焉古有孟子其人者賢人也然而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方戰國之世蘇秦爲從人之長張儀爲衡人之長而孟子弗如也彼其所稱居仁由義之說孰信焉大底貢今所嗜者可以昌術也而淅舊所聞者不可以齊衆也超騰智慧以自尚者可與班非常之原也而敦微切循以自守者不可與量斗室之外

也是故堯晏無孔子之聖而孔子無堯晏之功聖不足於功也儀秦無
孟子之賢而孟子無儀秦之名賢不足於名也是故聖賢自一執功名
自一執猶孟賁善怒西施善笑各原其性也北風嘶馬南枝巢鳥各類
其情也其不可比率以從事斷斷如矣體又折用曰譚子其盲乎居吾
語女女以爲聖不足於功邪女盲於聖之爲聖抑又盲於功之爲功女
以爲賢不足於名邪女盲於賢之爲賢抑又盲於名之爲名女以爲聖
賢自一執功名自一執邪女盲於聖賢功名之本抑又盲於聖賢功名
之運且夫本無異同遇有常變堯舜禹湯文武之能君咎夔伊傅周邵
之能臣其德足以傳乎其心其材足以底乎其績其位足以敷乎其美
其時足以攷乎其成此聖賢之常功名之常也孔子以聖而窮孟子以
賢而蹇其德足以傳乎其心其位不足以敷乎其美可奈何其材足以
底乎其績其時不足以攷乎其成可奈何然而六藝之宗不實七篇之

指佝存有六藝然后古今積古今積然後賢愚式賢愚式然后民物甯
民物甯然后兩間實有七篇然后王霸判王霸判然后利義析利義析
然后孝悌申孝悌申然后先王復是故聖莫聖於六藝賢莫賢於七篇
功莫功於兩間實名莫名於先王復此聖賢之運之變功名之運之變
也聖然后有功常亦聖變亦聖常亦功變亦功也賢然后有名常亦賢
變亦賢常亦名變亦名也功然后有名聖亦功聖亦名也名然后有功
賢亦名賢亦功也聖楫也功川也非楫而能涉川乎賢霧也名草也非
霧而能蘇草乎聖賢天地也功名日月星辰江淮河漢也非天地而能
繫日月星辰振江淮河漢乎常康莊也變太行呂梁也行乎康莊而遂
行乎太行呂梁而達不鈞之達乎巡風也本松樟也東風吹之則松樟
千尺不加長西風吹之則松樟千尺不加減不搃之千尺乎然而予且
詆娸孔孟以為不足於功也名也於乎孔孟之功名其與堯舜禹湯文

武之能君咎夔伊傅周邵之能臣常而變變而常同而異異而同非甚
明悉其孰能徹之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
君子終不可喧兮此言孔孟之盛德至善矣乎用又難體曰予大夫於
孔孟思過半矣雖然毁晏之功可遂廢儀秦之名可遂挫乎廢毁晏之
功則奚以處乎無功挫儀秦之名則奚以處乎無名乎予大夫取節焉
可也體又折用曰無聖人之學而後其功者賊功者也無賢人之識而
章其名者賊名者也是故無功者其罪纖賊功者其罪大無名者其罪
纖賊名者其罪大是故賊功者功纖亦賊也功大亦賊也賊名者名纖
亦賊也名大亦賊也是故賊功者作偽焉功又生功焉賊又生賊焉凡
天下之功其功者亦賊也凡後世之功其功者亦賊也賊名者作偽焉
名又生名焉賊又生賊焉凡天下之名其名者亦賊也凡後世之名其
名者亦賊也且夫陽春白雪之曲則高者唱而和者寡折楊皇華之詞

則卑者唱而和者百其所漸積淫佚然也是故筦子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非不捄時也然而罪在器小後之人又從而學其器小焉視筦子又加甚焉於是乎有市美言闞小數之智有崇名任法慘礉不情之才有橫斂急征方輸錯出之擾有矜功數能之色有奢濫無節之費有盜主柄作威福之奸有鞅鞅不可爲少主臣之刺有一身二姓覥顏事讐自謂權變而不知其爲史乘之恥晏子非不節儉力行也然而罪在不中禮後之人又從而學其不中禮焉視晏子又加甚焉於是乎有侚儉鄙嗇之誚有貌慈心佷之伏有拘罷拒折之容有夷固僻違勃亂提僈之病有蕩蔑名分親疏貴賤上下無等之憂蘇秦張儀指麾當世之君非不從衡如意也然而罪在傾危後之人又從而學其傾危焉視儀秦又加甚焉於是乎有旁辟曲私之請有偷儒轉脫之情有妖怪狡猾惑衆之技有紛挐摧錯之端有摸蘇控連之術有陶誕突盜惕悍憍暴之敵

有狎侮欺詒攙披扶扤之態有杯酒失意之隙有睚眦必報之讐有奇詐巧詆鍛鍊周內之慘有雕新鏤異詭文回波之妙有直端匿跡使人不可以譏何之詐於乎學筦晏者孔孟之罪人也學儀秦者又筦晏之罪人也人以媢人罪以嬗罪吾惡知其所終極也且夫一筦一晏此春秋所由不逮於三代也而況千百其器小者乎千百其不中離者乎抑且千百其加甚於筦晏者乎一秦一儀此戰國所由不逮於春秋也而況千百其傾危者乎抑且千百其加甚於儀秦者乎於乎桃李盈百不如獨柏蕭艾盈千不如寸蘭居斯世也號稱於衆以爲斯人之傑也則必使吾世毋爲輓近之世則必使吾人毋爲弟靡波流之人則必使吾躬毋爲遷轉於氣數之躬則必使吾衷毋爲進退得喪橈亂惶惑無撰之衷然後可哉詩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曾謂筦晏儀秦可以雜設乃心而壽天下者乎用又難體曰子大夫之讐筦晏

儀秦也謬甚矣凡學筦晏儀秦者閭子大夫高論不啻提其耳而深省之矣雖然凡學孔孟而爲世所指訾者則子大夫何以貸其罪乎荀卿明王道述禮樂然其徒李斯韓非以其學亂世殺身是不亦得罪於孔孟矣乎揚雄著太元以儗易著法言以儗論語然而阿莽功德幾於投閣以死是不亦得罪於孔孟矣乎王通中說務致約深言寡理大然方其陳太平十二策於隋文不招而往不問而告輕其道以求售焉是不亦得罪於孔孟矣乎韓愈原道闢見大要然致其平生意嚮不脫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是不亦得罪於孔孟矣乎子大夫誅其學筦晏儀秦者赦其學孔孟而得罪於孔孟者則子大夫何以服其不感之心乎體又折用曰謂吾之於人也誰誅誰赦誰譽誰薄誰敬誰忼誰驩誰厭惟其是不而已筦晏儀秦之是不徑而毀荀揚王韓之是不歧而隱茲吾與女剖其歧而隱者其可焉凡學孔孟者冠必孔孟

也服必孔孟也步必孔孟也趨必孔孟也是爲貌孔孟而倍之講論必孔孟也寤寐必孔孟也是爲法孔孟而依之能求之則能知之能從之則能行之能變通之則能利之能鼓舞之則能神之是爲資孔孟而自得之貌孔孟而背之者可與藥俗不可與嚮學法孔孟而依之者可與嚮學不可與聽用資孔孟而自得之者與之嚮學乃不蕪與之聽用乃不匱不蕪不匱乃可以聖可以賢是故荀也楊也王也韓也學孔孟而蕪且匱者也然而孔孟不蕪也荀楊王韓自蕪也孔孟不匱也荀揚王韓自匱也然而荀揚王韓本亦可以不蕪不匱者也可以不蕪而蕪可以不匱而匱可以不蕪治其蕪而蕪可以不匱治其匱而匱可以智察其蕪不蕪匱不匱之界而蕪而匱可以勇爭其蕪不蕪匱不匱之決而蕪而匱故曰是不歧而隱也則大可閔念也今天下譚江河者必溯其崑崙之源而障狂瀾者必求其能治水之人而屬焉孔孟崑崙也荀揚

王韓障狂瀾以衛江河而不足於力者也以爲其不足於力也而遂謂其決江河以魚鼈億萬赤子之命不可也以爲其不至於決江河以魚鼈億萬赤子之命而遂謂其與古疏鑿者同功不可也是乃功罪參焉者也周衰道微精氣聚於孔孟而其軼說乃時時見於荀揚王韓此其所由爲功於孔孟也孔子不云乎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不云乎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孔孟不果乎其言而實足以優乎其爲荀揚王韓不優乎其爲而更乃膠乎其用此其所由得罪於孔孟也且夫陰霾久則必有白日之光以照之飛走之族繁則必有紫鳳蒼麟以長伯之是故道之亟復成枝枝之亟復成欝欝之亟復成運運之亟復成通通之亟復成材材之亟復成賢賢之亟復成聖聖之亟復成道 且夫聖之亟復成道則焉往而不在其布施優裕之內乎言乎 其功則 異績之亟可以復成兵刑

兵刑之亟可以復成禮樂禮樂之亟可以復成皇王言乎其名則廢墊之亟可以復成文章文章之亟可以復成性命性命之亟可以復成天地是故君子生荀揚王韓之後而戰孔孟之勝於紛紛紜紜之秋勢不得不蹲其議恒其學棄其位待其時時至則思發揮孔孟之蘊可以庇此世而享聖人賢人之作用可以快此志而償聖人賢人之所欲爲而未及爲可以雪此言而破疑聖疑賢者之顛倒狂劇而不可解時不至則消搖倘羊乎孔孟之樂敘述道意以覺來者焉毋眩於不可毋疑於不然毋墮其末而媿其前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君子之於孔孟其景仰之矣乎其實獲矣乎於是用無以更難體則亟起謝之曰子大夫休矣僕方狃於習不能以驟更也抑用其長而不敢以他圖也譬諸蜣螂之轉不離丸螺螋之升不離木今欲使蜣螂代輪扁斲輪能轉丸則遂能轉輪矣乎又欲使螺螋教神龍行天能

升木則遂能升天矣乎是固不能子大夫休矣浮邱子聞斯言也俶然揚糜沸霣如雨一坐十起而不知所告語

三衡

浮邱子曰三衡曷謂也一曰主衡二曰民衡三曰官衡主衡差不可以爲人臣子民衡差不可以爲民父母官衡差不可以爲有司百執事之長是故君子知主衡則知忠知民衡則知愛知官衡則知嚴知忠則一切壅塞乎主者忠之反知愛則一切朘剥乎民者愛之反知嚴則一切周容乎官者嚴之反積此三反則三衡秏亂錯繆不可復問矣雖然其所由以秏亂錯繆也必始於官及於民而極於主於其秏亂錯繆之時而申其釐理補捄之力則亦始於官及於民而極於主是故自於治忽之原者必自課其官始必自課其長以督其有司百執事始凡爲有司百執事之長者其性情貴諂諛而賤剛方其識慧嫌謡俗而昧遠到其

操履納汙度而術數淨其材器膏圖活而厭老成於是其所謂有司百執事非嘗其中之淺深而制之則揣其私之好惡而結之非持其故之短長而驁之則倒其說之黑白而紿之倒其說之黑白而紿之者屬其長之心使不析也持其故之短長而驁之者塞其長之口使不鬪也揣其私之好惡而結之者多其長之賴使不疑也嘗其中之淺深而制之者厚其長之敬使不竟也故視其長蔑如也左氏之言曰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宬丏莢之二三子之憂也儻所謂蔑視其長者是邪蔑視其長則毋治其職毋治其賦則積爲廢惰縱爲貪淫廢惰云何鬪其朝典則弗理號令弗詳吏胥弗儆神元弗饗問其野耕耨弗時紡績弗夜草木弗楙鳥獸弗馴城郭弗補橋梁弗正關市弗譏堤坊弗完川澤陂池山林徯徑弗察水潦旱乾兵戈疫癘弗備矜寡孤獨弗養葦竊奸宄弗

誅髦士弗教賢人弗禮婦女游觀弗戒商賈居奇弗罰度量衡石弗壹斗斛權概弗較流聲左服奇技左道弗飭盲風怪雨苦霧凍雹弗省貪淫云何問其心夙夜必婧以謾天地必楷以亡問其身宮室必崇以秩輿馬必庶以壯衣服纂造必麗以新飲食烹割必甘以異妻妾必羣以豔親戚必黨以驕賓客攀援必紛以云佞僕侍從必僥以驕於乎爾如是則官不以忞乎官忞則民不以僁乎民僁則患氣結而發之也縣主不以憂乎此所謂耗亂錯繆始於官及於民而極於主也凡為有司百執事之長者其性情貴剛方而賤諂諛其智慧料遠到而删謠俗其操履矢絜淨而捐汙蔑其材器壽老成而厭圖活於是其所謂有司百執事欲闚其中之淺深而制之則不敢欲揣其私之好憎而結之則不敢欲持其故之短長而驚之則不敢欲倒其說之黑白而紿之則不敢不敢倒其說之黑白而紿之者懼其長之義而能勞也不敢持其故之短

長而篤之者懼其長之仁而能斷也不敢播其私之好惜而結之者懼其長之細而能防也不敢闕其中之淺深而制之者懼其長之大而能苞也故視其長肅如也左氏之言曰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儻所謂肅視其長者是邪肅視其長則競治其職競治其職則勤勤惻怛之政可思也清白介特之吏可風也勤勤惻怛之政云何問其朝典則以理號令以詳吏胥以儆神元以饗問其野耕耨以時紡績以夜草木以林鳥獸以馴城郭以補橋梁以正關市以謹堤坊以完川澤陂池山林蹊徑以察冰潦旱乾兵戈疫癘以備矜寡孤獨以養草竊奸宄以誅耄士以敎賢人以禮婦女游觀以孜商賈居奇以罰度量衡石以壹斗甬權概以較流聲異服奇技左道以剷盲風怪雨苦霧凍雹以省清白介特之吏云何問其心夙夜必循以省天地必來以復問其身官室必靜

以車輿馬必齊以約衣服纂造必樸以稱飲食烹飪必潔以宜妻妾必儉以處親戚必慎以將賓客攀涉必簡以摯仗僕侍從必勤以和於乎爾如是則官不以聊乎官聊則民不以恬乎民恬則社稷之福朝廷之瑞舉必由之主不以訴乎此所謂於其耗亂錯繆之時申其整理補抹之力則亦始於官及於民而極於主也雖然事固有蔟於獨而移於同耗亂錯繆爾其習俗之同也整理補抹爾其丰稜之獨也習尚同則取容於官取容於官則羣讚美其爲人羣讚美其爲人則大力者徵聞之大力者徵聞之則毋償悶於有道君子之前以泄其故而窑貢於主以矜其鑑窑貢於主以矜其鑑則遂以時訑注其人而倚杖之訑注其人而倚杖之則官有以民無冀官有以民無冀則縱其官蠹賊之莽薅之道路以目而民末由吟言於天子之庭以折其不然詩曰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是則同之爲利也矣丰稜獨則無能苟且

以徇官之好無能苟且以徇官之好則羣排擯其爲人羣排擯其爲人剛必借端議使激大力者以怒之激大力者以怒之則君非不心膂股肱其人而中於揣摩近似之說中於揣摩近似之說則雖腹豪仁義手調民物而無能取君聽於必然之信無能取君聽於必然之信則往往嘔歌者塞塗巷而左右至前者必欲盜主之柄以去之而后快其驅除異己之心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是則獨之爲難也矣於乎西施入室嫫母之仇也巨人在前侏儒之恥也鳳皇鳴而鵔鸃愁六驥騁而駑駘泣同近譽獨近謗譽近是謗近非是近信非近疑信近昌疑近敗其所由來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君子知其然也是故以浮議付之一驥以公論付之千秋以赤心付之朝廷以直道付之朋友以問學付之聖人賢人以血氣付之愚夫愚婦寧使官怨我毋使民怨我寧使官咎我毋使主咎我官怨我厥勢無過廢格沮誹受惑罷賭

云爾民怨我則居其上無能飲食教誨之也居其上無能飲食教誨之則不可以爲民父母不可以爲民父母則民且欒於其手民且欒於其手則慚愧并慚愧并則魂夢棘魂夢棘則福命折剝福命折剝則子孫之孽滋甚官咎我厭勢無過侵奪墮倪摧殘名位云爾王咎我則居其下無能聰明正直以事之也居其下無能聰明正直以事之則不可以爲人臣子不可以爲人臣子則替爲君之罪人替爲君之罪人則面目醜面目醜則心理斷心理斷則天人鬱怒天人鬱怒則讀書命世之指謂何是故君子必忠於君然后推其生民之德以愛於民必愛於民然后去其害民之蠧以嚴於官必嚴於官然后可以爲有司百執事之長可以爲有司百執事之長然后可以爲民父母可以爲民父母然後可以爲人臣子吏孜子産尸豪族樹謗政豈不嚴哉然而能治鄭是故鄭人始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産吾其與之

終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孔子隳三都僇少正豈不嚴邪然而能治魯是故魯人始誦之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麛裘投之無郵終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子產名賢也孔子大聖也大都用嚴爲愛用愛爲忠若是是故惟名賢可以用嚴惟大聖可以用嚴名賢用嚴人以爲威我以爲惠大聖用嚴人以爲法我以爲神爾乃商鞅刻薄啟秦人之好殺鼂錯峭直教漢吏爲深文周興來俊臣阿賊后以張梯椒吉溫羅希奭附奸相而布鉗網是豈足爲嚴之云矣乎大底子產孔子已降能用嚴而毋傷於惠毋瀆於神者其惟諸葛亮之治蜀乎次則王猛之治苻秦乎史稱亮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僇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史稱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

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彊素以大治於乎今之代而無亮猛其人則已今之代而有亮猛其人不足多乎爾乃荆公治宋其法足以嚴而不純於學江陵治明其材足以嚴而不純於心是豈足爲亮猛之比矣乎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亮固聖賢之亞猛亦亮之亞而急起直追以雁行之者其誰哉其誰哉

浮邱子卷之九

釋和上

益陽湯鵬海秋著

浮邱子曰撰於道德完於性始之謂中絛而達之無所往而不利之謂和故居里巷之側父不和於子則慈孝格兄不和於弟則友恭衰夫不和於梱外婦不和於梱內則家道惡而神元亏之立朝廷之上君子不和於君子則意氣橫小人不和於小人則機穽險君子不和於小人小人不和於君子則國是紊而氣數隨之夫揣心弗以神元爲監者畏義必淺舉事弗以氣數爲歸者誤世必深故君子衷於中以不偏而濟於和以有其始終盡其遭逢聖哲羽翼朝翔手撑社稷腹裏陰陽本之以智結之以誠樹之以才列之以章進之以言飾之以方實之以事積之以群有嘉無違心膂股肱一人端乎羣傑畢征其容春壽孫謀以肩順時制理匪低匪卬低亦不憍卬亦不彊偕居官次萬夫之望故四岳九

官十二牧和於虞則天工時亮太公周公邵公畢公和於周則武成大告凳夷吾鮑叔牙甯戚隰朋賓胥無和於齊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士伯荀偃韓起趙武欒黶魏絳和於晉則諸侯以睦數世賴之其在漢三傑和於前則芟夷秦楚如横海而掃鯨鯢平勃和於繼則誅諸呂如去鼠狐其在唐房杜和於前則貞觀事業戡亂比湯武而奏治幾成康姚宋和於繼則景龍開元不與貞觀差其短長其在宋則韓范富歐和於朝而慶歷聖德被乎詠歌其在明則蹇夏三楊和於朝而仁宣之業斐然與漢之文景同其風故觀霜露則知其秋觀草木則知其春觀其人則知其國觀其友則知其人觀其小大總一上下雝穆則知其殖萬禎而翊百靈故王良之御無顛踣伯牙之琴無死聲匠石之門無棄材扁鵲之方無雜陳古初以德倖治平以人與民以聖而生物以賢而名故上相扶爲檣桓相接爲堂六翮六飛及於遙百足俱行而不僵三十輻

其一轂夫然后不窮於轉也二十八宿環北辰夫然后明有尊也故風雨調而悅情性聖賢集而鋪緯經一行周挾享其利者不隧一言和煦食其賜者如林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此言君子能以和上為國而下為民也若乃植善行仁同厥本原繼以鉏鋙不念厥前一彼一此水火區分再接再厲批擊百端或撾其媒孽以為資或蓄其疑似以成寃或恭其勳伐以頡亢或歧其塗軌以倒顛及其猛省克用洗滌霧戚塵銷燼以壽天初為參商尋聽嘩傳終以金石則用所懲初為猿狙苞亂茹辛終以鶯鳴求其友生故祁奚豈不讐解狐也然而卒舉狐以治公門廉頗豈不辱藺相如也然而相如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則頗肉袒負荊謝辠蕭何豈不與曹參不相能也然而何病則頓首帝前以參代己為得之賈復豈不謀殺寇恂也然而上為解之則並坐同車關羽

張飛豈不厭諸葛亮也然而先主申言魚水之義羽飛乃止程普豈不陵侮周瑜也然而瑜折節下之則如飲醇醪而醉溥于式豈不表臣邏枉取民人愁擾所在也然而遜諸都則以式爲佳吏薦之陶侃豈不疑庾亮也然而亮引咎自責則與之歡燕終日畢兵同趣建康狄仁傑豈不撓婁師德也然而乃服婁公盛德之包容李光弼豈不忿郭子儀也然而子儀執手涕泣薦主東伐以張其軍寇準豈不藐王旦也然而準終以旦爲不可及富弼豈不與韓琦不終好也然而琦使使上壽了不見其芥蒂之痕跡平日豈不與范純仁多異也然而上怒軋比先帝於漢武則純仁從容白其非謗楊榮豈不嘗短楊士奇也然而上奇力爲榮解不令帝以小眚介意榮以此媿士奇相得甚懽賀逢聖豈不與熊廷弼同里閈而不相能也然而廷弼經略遼東失事逢聖草疏爲白其冤故事有濟於同而潰於異人有溢於氣而關於情大可支其流

而歸於海山有連於脈而斷其峯旣往而悔其過孰與未來而塞其爭將離而守其義孰與乍合而順其經喜怒多端而爲人所哂孰與壹其節以信其貢進退相拒而遵世以息孰與併其力以扶其宗故兩虎不可以私鬬比目不可以單行庚莊不可以椿梗亙朋不可以不恒故玉有玷而可磨我其毋鄰諸草芥也舟有同而共濟我其毋視若胡越也蘭自爲馨松自爲幹我知其各有本性也涤不厭黑粉不厭白我知其相反成功也詩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言君子能蒐其不和以歸於和也若乃涇渭不同源而流蘭艾不連根而茁鸞鷖不共食其食鶴鷺不竝棲其巢心所惛惡口以爲招否之戕之快厥詠翔及乎事會各執其標幟橫狡猾不可以要或爲山嶽或爲鳳麟或爲豫章或爲杍桃鳳麟無端肆作傾槐山嶽崩頹失其巖嶤杍桃婀娜敗蠹以斃豫章斤斧周

道於乎明哲古訓是昭身世幾何挺受厥梟一勝千負不補豪毛乃付虀粉爾心則焦故屈原不喜上官大夫則投諸汨羅之水賈誼不屑旋絳灌則賦鵩長沙董仲舒族公孫宏希世用事則出徙膠西汲黯輕張湯則棄居淮陽稽康非薄湯武則鍾會譖之大將軍死於非辜殷浩與桓溫隙則北伐無功廢爲庶人薛道衡不能庳辭下氣則裴蘊誣其負才悖逆有無君之心而殺之韓愈李紳爭臺參則李逢吉擿其辭語不孫以劾之嚴挺之不諂李林甫則構成其罪以貶之蘇軾滋不悅於王安石則遍判杭州以外之范祖禹劉安世攻章惇則竄諸死地而幾殺之劉基短胡惟庸則挾醫行藥以毒之楊繼盛惡嚴嵩則闌入張經疏尾以處決之故純陰純柔其術詭純陽純剛其病狂一陰一陽其旨闕一柔一剛其理昌不屑龜者手不棘不騎虎者膺不恇不逐夸父者不渴死於塗不學杞人者不憂天傾不隨時又不激物者志操良不愆天

又不尤人者壽命長不我然而我剖辨之者多謗傷不我然而我窮聰明警戒以備之者謗不揚不我能而我懲刈之者多爲殃不我能而我前恭敬縛紲以事之者禍不萌故舟以虛而不偏象以擊而攢芒滑以寒而善薰木以高而旱霜名以危而難守實以闇而彌彰辨以馳而屢舛道以妙而勝常詩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又曰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言君子能以其和措厥躬於安全之地也若乃蛇蝎成性鴟鴞爲羣操鷙飾詐責其時人少則嬉游壯則險覈窮則因依達則飛翻甯則相與患則相吞急則相媚緩則相顛結心忮戾截頭且嚚雖曰式好有狂其騰故龐涓孫臏同學及其負能相妒則涓斷臏兩足而黥之而臏乃更死涓於馬陵大樹之下蘇秦張儀亦同學及秦死則儀振暴其短李斯韓非亦同學及乎非說秦王以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之術則斯譖之下吏遣非藥使自殺張耳陳餘相然信

以死及其據國爭權則耳斬餘於泜水之上酈寄呂祿相友善及其軍於北軍則寄賣友以內周勃韓馥舉冀州以迎袁紹及疑紹見圖構則至溺自殺李林甫韋堅本姻亞相昵比及堅以通濟有寵於上則林甫惡之而奪其權呂惠卿傅會王安石建立新法驟至執政及其寵知陳州則發安石私書以證其罪石亨徐有貞謀迎上皇及有貞稍稍議其貪橫則亨等羣擠有貞以放於金齒故胥小不實於信義交游不符於典常兩巧不可以竝處兩陰不可以成行兔自謂狡而犬獲之惡知其為兔之短而犬之長也鼠自謂碩而貍捕之惡知其為貍之捷而鼠之降也故松柏不生糞壤之側揭車不闘野卉之香智者不飲晏安之毒仁者不撤道德之防不受誑誘者名教有定不遭豔奪者福祿有常不丐無名之惠者不開怨釁不作好勝之計者不生寇攘不學小人之學者古不側而今不驕不事小人之事者己不賊而國不狂詩曰迨天之

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言君子能謀於未然而塞其不和之患也若乃氣諂得易逆擬成規徒矜厥墍未堅其根左縈右度既孳既援謀其垢亂附於亡實不根之譽夕造晨膠膠擾育遂登於天乃其施設媒前挑習政事以壽裁胄以仍乃其猋黠不受研鑽世程以樹身計以便自料不可輒反其骨抑又援他寒其前盟曾不一瞬東西以紛雲獄兩覆前怪舉燦故伍子胥進伯嚭及吳越行成則嚭譏子胥以至於死蕭望之接待鄭朋以慈及知其傾邪不與遊則朋結許史以傾望之王嘉垂死詬賢故孔光不能進以是負國及致劫竊迷國罔上不道請付廷尉雜治者則光爲之首殷景仁引劉湛共參政事及湛入則憤景仁位任踰己而毀景仁陸贄引趙憬入相及憬有憾於贄則助裴延齡以罷贄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爲翰林學士及其失勢則敏中秉上下之怒竭力排之李昉待盧多遜以不疑及多遜

言於上則毀昉不直一錢寇準薦丁謂於李沆及其拔擢之隊則逐準雷州蔣之奇薦歐陽修譔議以悅修及之奇進則訐修以自解趙鼎薦浚咸薦秦檜及檜擅國柄則傾陷鼎浚不已陳循屢薦徐有貞及擅奪門之功則有貞背敬循而斥逐內閣諸臣殆盡故料其常背料其幻者碩人之量思其順更思其反者哲士之機著膺飢附飽則遠飛豺狼咸性食人以肥花有開而笑春風草有茂而憎夏畦心有自而轉悔迹有比而倏離數有極而必反理有窮而適疑天有晴而變陰人有樂而戚悲物有微而擭長專有怪而益奇故讀書論世所以廣識體恕求仁所以誠欺崩仁勝義毋義勝仁所以體物情爾負我毋我負爾所以壹懷大而容之以矜其變稱為不知之以毋解其私辭舊德不居之以毋奪其談對於衆毋嫌笑之以隱其非義之廉恥審之歲月以竢其悟其不悟也毋更譬之以自亂其所為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

簫不來又曰於乎小子告爾萬止毋用我謀厎無大悔此言君子能以其和周旋於傾危之士也君乃說事抗慨談道嶄嶸賢人君子樹之風聲標榜所至電疾雷并詖流逆廣縣有私經是非雜設黑後恣行託於清流嗾爾嘉名上曰黨人國有常刑乃錮乃禁乃籍乃陂下曰黨人實所依憑乃湯乃火職思其讐上曰黨人匪邪則狂乃蠹乃賊乃蜩乃螗下曰黨人以匡典常乃古乃今厥斷而償上下相戰厥施焉皇雖則天也由人不祥積氣成戾裂檻成剝必假巨物背膚以報故漢以甘陵南北部之爭而宦官借之捕鉤黨以危漢室唐以牛李構怨而白馬驛之禍凡縉紳不與梁者柳璨誣爲朋黨貶死數百人宋以洛蜀朔三黨交惡而章惇蔡京竄黜榜奸黨於端門伸其紹述之說以斬盡宋之元氣明以東林黨人更相傾軋而甲申之變不能毋魁其罪於亡國之臣故意見之勝以一時禍患之作以百年門戶之立以一二人風尚之弊以

千萬人無遠慮者忽於近壞全局者執其偏日行百里而差之千里者
瘦其馬謂室有賊而一炬焚之者喪其椽故處清濁不可以太察調水
火不可以不權緩紀綱不可以爲怨府唱文學不可以與毀譽毋聖己
愚衆毋狃次君前毋借公義以酬私憤毋挾盛氣以宣普言毋展談讓
以敵羣小毋肆攻抵以成孤𡚒毋使操左道者證儒術之不可爲用毋
使張罔羅者快善類之靡所不捐毋視性命爲贅旒血流爲糜而弗悔
毋視時勢爲碁局鼎棄姓氏而弗憐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
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此言君子能戒慎恐懼以不權於和
也若乃國勢如寄其亡其亡魚游于釜燕巢於堂爾憂爾懼則猶有祥
爾弗憂懼命不於常日將隤矣延圖其光畝既枯矣延計其櫃邱山不
惜鴻毛自輕表心作餒則莫不懾故宋至新法橫行而國微矣而王安
石之恨日與盈廷嚴其然不然至南渡而國更微矣而黃潛善汪彥伯

力排李綱秦檜力排張浚趙鼎以壞其恢復之計至海濱而國更微矣而陳宜中動以臺諫論人卽忠如陸秀夫者先謫而後召焉明至遼東不守而國微矣而熊廷弼王化貞不相為用以至於敗至流賊而國更微矣而楊嗣昌不能駁策左良玉進止觀望賊勢遂橫至福王而國更微矣而馬士英阮大鋮居中間執俾史可法不得展布故厓谷不直者側勢不側星斗不及者鬼物不辟公義不重者私忿不釋大力不舉者小語不塞故可為而為匪一名一物之謂也不可為而且為之匪一手一足之烈也不可已而不已盡樹智仁勇執為策力也可已而更不已盡通天地人物為消息也既欲居之毋汙之既欲葆之毋埽之既欲儀之毋疵之既欲率之毋窒之既欲秉之毋梗之既欲根之毋繁之毋抱薪而救火火彌甚毋毀瀆而止水水彌甚毋吞冰而療寒寒彌甚毋揚湯而止沸沸彌甚毋拯溺而授之石溺彌甚毋去病而毒以藥病彌甚

故虛囂雜而不校勞佚者志慮忠純者也處晦昧而不校短長者體段充實者也處參差而不校愛憎者性行淑均者也處曲折而不校然疑者品節簡易者也不簡易者多端而好詐不淑均者賊心而好狠不充實者攖霰駁而好殺不忠純者負固而好驕好詐者天所厭好狠者神所怒好殺者民所嗶好驕者物所辟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此言君子不和則不能收一髮千鈞之力於危急存亡之秋也於乎虎羆狐兎不絕於山蛟龍蝦蟹不絕於海丹砂烏喙竝入名醫小人君子竝列當代我稽於古載證以今曾無誕生君子不生小人之天地天地於是乎爲能和矣曾無福庇君子罰必及小人之神祇神祇於是乎爲能和矣曾無盡屠戮小人獨留君子之帝王帝王於是乎爲能和矣曾無拔進君子不節取小人之聖賢聖賢於是乎爲能和矣能和則能處能處則能化能

化則能福故鎮朝廷莫如福致福莫如和致和莫如中

釋和下

淨邱子曰中庸之言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不中則不和不和則不行故天以和成其高地以和永其甯日月以和發其光山川以和儆其靈四時以和調其順五行以和叶其平八音以和宣其鬱五味以和納其馨故君和則氣不鬩臣和則職不荒君和則不作智雄不涉駕馭不作智雄則輔拂剖心不涉駕馭則封疆戮力能剖心則輔拂和輔拂和則啟沃共啟沃共則國本貞能戮力則封疆和封疆和則利病共利病共則民願償故君和則臣和大臣和則小臣和大臣懻忮則小臣造其端以佝所說大臣怚易則小臣壹其職不敢以他大臣噪囂則小臣競其風以闢所捷大臣端靜則小臣息其啖不敢以紛拏大臣參差則小臣詭其辯以辟所忌大臣畫一則小臣襄其事

不敢以疵瑕大臣豪斷則小臣居其間以倚所重大臣嫌退則小臣懷其德不敢以頗故小大秩則百官和百官和則萬民和萬民和則萬物和萬民和則勤作息勤作息則無倍畔萬物和則大豐殖大豐殖則無夭札詩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和之至也雖然和之至非同也同之似非和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故君不可以苟同於臣臣不可以苟同於君君苟同於臣則遷就而已矣不然則私愛憎而已矣不然則不可振刷而已矣臣苟同於君則阿諛而已矣不然則怯而已矣不然則其中無有而已矣故大臣不可以苟同於小臣小臣不可以苟同於大臣大臣苟同於小臣則供文法舞弄而已矣不然則所好非其材而已矣不然則厭事其事而已矣小臣苟同於大臣則飾和平以結其知而已矣不然則倚勢取快而已矣不然則聽密囑以便私圖而已矣故君臣和者國必昌君臣苟同者國必傷大小之臣和者國必

羣大小之臣皆苟同者國必荒昔晏子言於景公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曰可據亦曰可君所曰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是其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於乎晏子之所惡於同聲和者也子思之所惡於同聲和者也聲和者無義類聲和者無血脈無義類者其道喪無血脈者其心死李斯師賢人而苟同於二世公孫治儒術而苟同於孝武道喪也夫襃禹孔光不知進退而苟同於外戚惠卿鄧綰不知善敗而苟同於新法心死也夫然而道喪者不自謂喪道之外又生道焉心死者不自謂死

心之外又生心焉是何也諱其苟同之道而號於人以爲忠厚長者之道也諱其苟同之心而號於人以爲癡騃稚子之心也凡忠厚長者之道不設畦畛而彼之惡濫亡歸似之以爲惡濫亡歸大可羞以爲忠厚長者尊可敬故道之外又生道焉凡癡騃稚子之心不辟機械而彼之頑鈍亡恥似之以爲頑鈍亡恥大可憂以爲癡騃稚子尊可恕故心之外又生心焉然而道之外又生道君子不以爲道焉心之外又生心君子不以爲心焉是何也忠厚長者今之所謂無用古之所謂有用也癡騃稚子今之所謂有差古之所謂無差也凡感天地而通神元靡不自其忠厚長者之道主宰焉被飾焉而彼何知焉方且懷讒迷罔謂忠厚長者本不足爲及其身敗名裂然後自居長者以塞天下之議故君子不以爲道焉凡著道德而施仁義靡不自其癡騃稚子之心胎息焉旁魄焉而彼何知焉方且黨邪作勝謂癡騃稚子本不足爲及其衆畔親

離然後自坐稚子以丐天下之辯故君子不以為心為君子不以為道則必使之道吾道不以為心則必使之心吾心吾道何道也大道也直道也吾心何心也初心也正心也大道根乎性直道根乎氣初心根乎天正心根乎聖根乎性者能善而不能惡之道根乎氣者能剛而不能柔之道匪苟同之道也根乎天者能存而不能亡之心根乎聖者能壹而不能雜之心匪苟同之心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戒苟同也

且夫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見植木以為後人也故矜其體遁其詞襲於當代以為能和而同羣無知者又貢其諛詞夸其盛德以為能和不有君子取和同而界畫之是何異於石為虎而木為人也邪

原宗

浮邱子曰親親仁也尊賢義也親賢異體仁義異用左右低昂唯其素定涇清渭濁厥流以分內握明鏡照物如神毋曰親非其親凡枝必歸

其根毋曰親不予哉同宗而異其心毋曰親必賢性行材慮其或不然毋曰非親而賢不可倚杖緊古之勛則安所放是故君子私其親以恩毋私其親以政私其親以故毋私其親以兵私其親以政謂之不中私其親以兵謂之不祥伯有歷三世而執政柄於是乎汏侈而身不免季平子歷四公而政自出於是乎謹蓄而民生心故曰私其親以政不中者也鄭伯失教於是乎太叔繕甲兵而不可以爲弟衛莊公弗教其子以義方於是乎州吁好兵而不可以爲子故曰私其親以兵不祥者也唯政唯兵公天下之物也唯仁唯義公天下之心也公天下之物唯賢者足以提挈之公天下之心唯聖者足以葆固之是故鴻有翼川有梁屋有棟馬有轡唯聖唯賢然乃積聖不得賢百憂集我嘗汎覽古今之故思宗親而壽天下者何其代相踵而人相師也周之天下犬戎梲之始皇亡之而繻葛一戰則君臣之義鄭伯先廢之矣漢之天下王莽槐

之曹操亡之而孝獻刻薄則吳楚七國先鬬之矣晉之天下五胡橈之劉裕亡之而孝惠昏愚則倫冏穎越先自爲殘賊之矣唐之天下武曌橈之朱全忠亡之而世民功高則建成元吉先欲譖殺之矣宋之天下遼金橈之蒙古亡之而德昭自刎則晉王先負金匱之誓矣明之天下也先橈之流賊亡之而建文仁弱則燕王先張靖難之軍矣我國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觀之往且夫周漢晉唐宋明之毒亦既睹聞之矣爾乃擅政而莫能格君擅兵而莫能衛國匪唯莫格之又阿偏之匪唯阿偏之又汙染之匪唯莫衛之又解弛之匪唯解弛之又壁縮之不通訓典不讀操履不修忠悃不攻材貨下以墊遏英賢樹立慷慨之氣上以積惡彼蒼肆其風雨雷霆之災內以蠹蝕蒸黎百姓愁苦塞路外以騰笑遠裔荒服長厥驕橫者斯何人乎斯何人乎於乎唯宗唯親唯天是稽君子以歌棠棣之詩唯宗唯親唯禮是殺君子以歌行葦之詩

禮不可降材不必齊天不可褻人不必奇農擇其耒女擇其絲狐裘雖弊毋補以黃狗之皮使羊將狼劣不勝狂蓬蒿代楹乃顛乃仆昔周公曰予小子旦非克有正廸惟前人光施於我沖子賈生曰諸侯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於乎明德如周公數千年而一人直道如賈生數百年而一人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是故周公可作我則美其勤勞王家周公不作而不周公者悻悻焉又喑喑焉我則疑其慘傷國脈是何也無周公之材則擅制作以肆紛更而已矣無周公之心則假居攝以成亂賊而已矣賈生可作我則美其痛哭而策宗蕃賈生不作而不賈生者喻喻焉又躍躍焉我則疑其比周而樹與援是何也無賈生之識則料諸侯王不及於道無賈生之骨則與諸侯王交通懽欣而已矣我聞曰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夫周公之與不周公賈生之與不賈生此其相去豈直九牛毛云爾乎是故

不周公而冒周公者其勢必爲新都之攝臨劉之篡奪天下如反掌焉爲代之惡聲而抱道憂時不逮賈生萬分之一者其勢必爲朱杏開臺答於劉安何晏鄧颺樂於曹爽助逆謀如從風媢宄餘以毒物如之何其可也是故勤勞王家者不可得也修傷國脈者不可使也痛哭而策宗藩者不可拒也比周而樹與援者不可開也上下四旁以求仁賢不可緩也戒愼恐懼以積夙夜不可懈也是故君子修身以知人知天以事天

原輔

浮邱子曰國有輔屋有柱柱不力則屋幾覆輔不力則國將傾毋覆屋者擇大木毋傾國者擇賢人毋舉肥者聚本實毋浮文妨要者操履存毋己意謂可者羣所敬毋計貧序者壯其勛是故大廷必有特大君必有畏有特足以任重有畏足以格非攷古今而論斷之觀天人而了悟

之排羣疑而發舒之茂衆思而翕從之是謂有特裏精白而心膂之秉
正直而威儀之抑翳蹇而繩墨之洗幽獨而藥石之是謂有異道力勝
則毋懾聚大性行勝則毋橈曲私志量勝則毋攖震駭義氣勝則毋苟
晏安是謂任重倚杖甚則毋作疑謀擬禍甚則毋節亂德詐與甚則毋
文過憮馮依甚則毋就阿偏是謂格非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
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不其然乎於乎世晚而道降天鑿而材捐柄
藉欺令人血脈媿右贊蠱蠹不作周邵就湮淳心已矣遑圖了焉是故
反乎有特謂之庸反乎有異謂之狎反乎任重謂之弱反乎格非謂之
佞庸輔坐尊昧狎輔雜婬荒弱輔失事會佞輔亂典常知其一而疑其
二疑其纖而棄其巨貪饞利而毋顧其他是謂坐尊昧司候意旨而釣
其悅破行儉盜名器而忘其醜是謂雜婬荒可安而不可危可靜而不
可動可守一規而不可指麾萬有可假仰從人而不可自出其胸中之

智斷是謂失事會顛黑以爲白造無以爲有譁四方之是非利病以寬
王慮蔡百喙之諫爭以便己私是謂亂典嘗於乎國之著敗是在秉鈞
言爲物嚮行爲世根毋曰逕悅縈誰是撐毋曰王答縈誰是承毋曰未
然妖孽與併毋曰不知其然窟穴隱跡愈益分明是故矧難歷險靡不
僨殘脊焫踏靡不惛猻代龜卜靡不左梟奪鳳巢靡不傾詩曰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不其然乎是故
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勸懲在史秉淑慝在平生是故君畏其
輔也以四輔之自畏也亦以四君畏其輔以四云何鄭簡公用公孫僑
唯僑是聽齊桓公用管夷吾唯夷吾是聽昭烈用諸葛亮唯亮是聽苻
堅用王猛唯猛是聽是輔也言足以信於君焉能足以重於國焉是故
有志者聞其風則孰不驩忻鼓舞願爲魚水一氣之事焉上所魚水一
氣者而非其人也則羣聽之所蠹也上所魚水一氣者而其人可仰也

則孰不鋪其體用本末起而任天下之重焉此爲君之冣其輔一矣項羽用范增與增不終跖拔用崔浩與浩不終唐德宗用陸贄與贄不終宋眞宗用寇準與準不終是輔也謀不能致其成焉材不能盡其施焉是故有識者論其事則孰不憤恨太息引爲枘鑿不入之戒焉上所枘鑿不入者而賞其人也則公論之所快也上所枘鑿不入者而其人可惜也則孰不韙其言論丰采退而居庸人之後焉此爲君之冣其輔二矣房杜相則使斯人由而不知朱朴相則制出而斯人大驚是輔也一爲衆庶庇焉一爲衆庶唾焉是故大君之愛惡不可馮觀乎衆庶而得愛惡焉衆庶愛其愛而大君惡其愛衆庶惡其惡而大君愛其惡大君云何不孤立衆庶云何不驚動焉此爲君之冣其輔三矣王安石相則交趾者之露布以詆其罪司馬光相則遼夏敕其邊吏毋輒生事是輔也一爲外夷嫉焉一爲外夷敬焉是故中朝之是非不可馮觀乎外夷

而得是非焉外夷是其是而中朝是其非外夷非其非而中　朝非其是
中朝云何不剝落外夷云何不達昌焉此爲君之聚其輔四矣輔之自
聚以四云何蕭何賢則援曹參諸葛賢則援蔣琬仁傑賢則援柬之士
安賢則援寇準是輔也於己則榮焉於人則利焉以氣類之感蔚吾道
以天地之心蔚吾友以畢能其官蔚吾君以普被其澤蔚吾代是故大
力者善援引則賢之後又杖賢焉杖賢者亡不安則庇人材以庇社稷
焉此爲輔之自聚一矣公孫奸則擠仲舒林甫奸則擠九齡秦檜奸則
擠飛鼎惟庸奸則擠劉基是輔也於己則剸焉於人則梗焉以心跡不
可暴露亟屏異己以文其詐以首尾不可變更亟斥大猷以苟其安以
物我不可周徧亟塞賢路以旁其門以禍福不可揣知亟結黨人以申
其誓是故大力者善擠陷則奸之後又長奸焉長奸者亡不危則毒人
材以毒社稷焉此爲輔之自聚二矣日翟方進爲通明相日杜林爲任

職相曰謝安爲風流宰相曰杜景佺李繹爲眞宰相曰李沆爲聖相曰
杜衍爲淸白宰相是輔也在當時有譽焉在萬代有譽焉是故可譽則
譽爲當時萬代之公道焉雖有之而不居其本實稱之而不受其令名
而末由焉雖恢奇多聞之辨欲折其不然怨家仇人之口欲捃拾其不
可而末由焉此爲輔之自聚三矣曰田千秋爲車丞相曰盧懷愼爲伴
食宰相曰闒播爲盲宰相曰楊再思爲癡宰相曰王欽若爲癭相曰丁
謂爲鶴相曰陳升之爲痊相曰王珪爲三旨相公曰萬安爲萬歲閣老
曰李春芳嚴訥郭朴袁煒爲靑詞宰相是醜也在當時有譏焉在萬代
有譏焉是故可譏則譏爲當時萬代之淸議焉雖工閃爍變化以辟其
鋒剽竊皇古近似以止其謗而末由焉雖密遣所親愛以爲之解廣衆
捷給有力之口以爲之辨而末由焉此爲輔之自聚四矣詩曰不稼不
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飧

兮言輔自聚不可以不嚴也又曰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
我心言君聚其輔不明白也君聚其輔不明白於是求治愈亟買亂愈
多辟猶裁衣不擇其工必不冀矣輔自聚不嚴於是藉位愈久滔天愈
甚辟猶器過其量而末不覆必不冀矣是故闒茸而蘇草木乃榮循名
而恥輔乃謬繆唯實唯名如矢斯投唯善唯敗視汝謀猷善一敗百輔
恥莫驗善百敗一輔唯底厲有善無敗輔不慮大有輔有君國家乃泰

原傳

浮邱子曰儲貳天下之根本也師傅儲貳之根本也道學師傅之根本
也凡為師傅容止欲飭以安性行欲淳以善睹記欲贍以詳指歸欲壹
以顧聖狂賢否欲劃以明操捨存亡欲厲以斷上下古近欲條以舉成
敗利頓欲懸以中此之謂道學實道學實然后足以斆於是斆之賢俾
勿澡斆之文俾勿陋斆之行俾勿跐斆之言俾勿痞斆之慈祥俾勿苛

敎之謹愿俾勿軼敎之謙沖俾勿驕敎之精緻俾勿軟敎之俶儻俾勿隘敎之潤澤俾勿枯敎之智慧俾勿惷敎之彊毅俾勿葸雖然敎之而有不入利用誠於是闢其昧菱則誠之闢其燕婿則誠之闢其蹲夷踞肆則誠之闢其紛綸搆扇則誠之闢其呪意於佳佚也則誠之闢其縱情於夸詡也則誠之闢其悅耳於阿諛也則誠之闢其就材於儇遨也則誠之闢其存心於孅嗇也則誠之闢其刻骨於慘戚也則誠之闢其苟簡不中禮義也則誠之闢其滿綴不主忠信也則誠之闢其懲悍不順性命也則誠之闢其剗戾不循名分也則誠之昔者舜命夔曰敎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且夫曲不若直塞不若寬柔不若剛煩不若簡此夔之所以敎也然而直不足於溫寬不足於栗剛必流於虐簡必流於傲此夔之所以誠也敎不至不可以申輔導誠不至不可以塞蔽虧雖然敎誠備至矣能化乎能成乎凡化不可以驟成不

可以小化不可以驟云何爲委性鶩下者然爾成不可以小云何爲委性儁儁者然爾凡委性鶩下者積之誠以逼之積之勤修以齊之積之年歲歲月以深之積之艱鉅以懲艾之磨礱之積之耳提目觽以精神之積之悔悟而遷思回慮以醒之積之從容漸漬以庶幾其自得之凡委性儁上者樹之文物以廣之樹之品節以嫺之樹之德以篤實輝光之樹之材能伎藝以左宜右有之樹之天地民物以兼包併該之樹之天人王霸毫釐杪忽之辨以毋敢恣心而自爲之樹之本末始終以無所不一致之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此言凡教人者必因其材而篤而況於儲貳乎是故驟化則梗徐化則悟小成則贊大成則聖雖然能化能成則師傅之事也能擇則禮用師傅者之事也周之昌也文王實使太公望傅太子發而望實有助勞於周秦之踣也始皇實使趙高教胡亥書而高實爲毒於秦是故一猶一

薰厥臭攸分一涇一渭厥流攸逐毋使己意度其然而以古意度其然毋使私議譽其可而以公議譽其可毋使虛聲居其特而以宿望居其特毋使膚末預其選而以博大預其選故曰道學師傳之根本也師傳儲貳之根本也儲貳天下之根本也

原封

浮邱子曰國之倚杖蓋有兩大輔拂治內封壇治外凡爲封壇毋耽晏樂所以綠躬毋猷艱大所以理民毋矜急智所以守淳毋積舊染所以作新毋造煩苛所以省事毋就孅嗇所以樹志毋膠意見所以善治毋工粉飾所以底實毋庇私愛所以服物毋數遷怒所以馭氣毋繁書記所以慎交毋崇貨賄所以不惰毋辱儀行所以興實毋任胥小所以止讒毋搆然疑所以白君毋襍醇疵所以格天毋生釁隙所以慎動毋黷名分所以存亶毋涉蕃黄所以鎮患毋短幹略所以扶變是故封壇可

兼輔拂可兼將帥禮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蓋有取乎兼也曷兼輔拂乎爾凡風雨雷電之作水潦旱乾之成封壇咸自省焉與輔拂之變理陰陽奚以異凡隱忌壅蔽之情摧傷剝落之狀封壇咸上陳焉與輔拂之獻替可否奚以異昔張建封刺史徐州因來朝而要進忠讜韓琦安撫河北雖在外而不忘王室是謂以封壇兼輔拂曷兼將帥乎爾凡智如源泉而務繁勞勇如山岳而摧梟敵者封壇之特也雖古所稱大將無以過焉凡兵皆爪牙而熟行陣民皆心腹而作忠義者封壇之倣也雖古所稱健將無以過焉昔陶侃都督八州而芟夷醜類神機獨斷王守仁杖節楚粵而掃除寇賊所向無前是謂以封壇兼將帥詩曰挹彼注茲可以濯溉夫水且以彼兼茲而況於封壇乎是故封壇兼輔拂則格君非不患無人格君非不患無人則君以之遷善改過而爲德性之福封壇兼將帥則禦君侮不患無人禦君侮不患

無人則君以之撥亂反正而爲宗祏之福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言乎能兼則能爲福也且夫駕驥不可以一塗驗也筝絃不可以膠柱調也操苛道以量人物賢豪所以不出也處末流而趣風氣闒茸所以得志也故凡封壃而不可以兼輔拂也者則天人體用不具天人體用不具則泥於所熟聞見而苟且補苴以小其規摹苟且補苴以小其規摹則愚其君而誣太平凡封壃而不可以兼將帥也者則文武材畧不具文武材畧不具則猝遇緩急非常而柔懦怖伏以苟存其喘息柔懦怖伏以苟存其喘息則坐視其民帖於死亡而無如何語曰毋貽盲者鏡毋予躄者履焉有智計與盲躄等而俾之杖鉞搴帷以建無前之績者乎是故魁於貌者羸於心肥於肉者弱於骨甘於言者鬼於行夸於名者絀於實固於寵者絕於天與於援者拂於物震於驟者衰於末舉於細者荒於巨易曰負且乘致

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是故天下盛治則得矣天下而際中晩之運則闔井之盜邊塞之盜必奮臂大呼麾城撕邑起而與封壃爲難封壃能職能力則得矣封壃不職不力則盜奪封壃猶反手必横衝直突連交合衆進而與朝廷爲難大者犬戎蹈周五胡蹈晉契丹蹈晉蒙古蹈宋其次張角榱漢孫恩榱晉黃巢榱唐張李榱明挺劍彎弓揭竿斬木賊義毀信忿心瞪目梟鳴蛇飛鹿駭狼顧土崩瓦解車奔舟覆我閧日不有梟穢則蒼蠅不飛是故君子毋畀蒼蠅而畀梟穢毋畀盜而畀朝廷畀封壃也孰使盜與封壃爲難也者此朝廷不愼簡封壃而好親其左見爲能意料人涉以大槩爲能不繩削人不戒其前事之敗爲能浣濯拔拂人而盜得以闚其淺深丁無懾憚之故孰使朝廷不愼簡封壃也者此左右侍從薦其姻亞夸其門徒利其膏腴廣其苞苴第耽耽焉以封壃爲美秩

而不知其爲中外鎮鑰治亂樞機之故孰使盜與朝廷爲難也者此封壃不能翼戴朝廷而上下古今治亂興衰不詳於學天時苗群地形利頓不詳於心頁務籌借彼己虛實不詳於計而旁得以陸梁放肆丞其所如之故孰使封壃不能翼戴朝廷也者此朝廷未有知人之詰捨品節而取福澤捨性行而取狀貌魁梧奇偉捨老成淳樸而取辯對捷給捨憂勤而取飲食醉飽踊舞太平直睮睮焉以封壃爲兒戲而不知其猝膺疑難暴露底裏之故此四故者封壃之所以壞社稷之所以危也我聞曰政有招寇行有招恥又曰養癰長疽自生禍殃夫招之而寇恥不至養之而禍殃不生不可得也是故封壃與盜爲消長者也盜與天下國家爲消長者也封壃之道長則盜之道消封壃之道消則盜之道長天下國家之運長則盜之運消天下國家之運消則盜之運長且夫不能遁賠者天也不可抗激者人也不能驟平者勢也不可晉亂者分

也危機既發大難不止而遲遲焉不爲之所不阨要害不嫺技擊不整軍令不破敵誘如魚游於沸鼎之中而營巢於飛幕之上是謂忼慨之封壇上不振刷國恥下不磨厲士氣而貿貿焉操其懦計拙舉土地可割金錢可捐名器可假體統可壞如放猛虎以自衛而倒持太阿之柄以授人是謂瞀亂之封壇是豈唯不能兼輔拂兼將帥已乎夫忼慨是亦一盜也瞀亂是亦一盜也是何說也昔萬章惡諸侯不義而取之於民猶禦人於國門之外孟子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今有其罪浮於非有而取萬萬者則豈不畏其見棄於孟子之徒矣乎是故天下盜而盜者無他畏畏黜除畏誅殛而已矣不盜而盜者無他畏畏充類至義之盡而已矣悲夫充類盡義此君子之爰書也此君子之弓矢斧鉞也君子有讀書論世之識則不得不蓄悲天閔人之心有悲天閔人之心則不得不伸樹好踣醜之力有樹好踣醜之力

則不得不行充類盡義之事充忼激者之盡則天下豈復有不可斷送之社稷山河充昏亂者之盡則天下豈復有不可穢濁之日月星辰夫斷送社稷山河穢濁日月星辰天下之盜無大於此而於是乎君子不得不以其正言莊論代爰書不得不以其大聲疾呼代弓矢斧鉞不得不治忼激昏亂之封壃俾天下聞之而色然駭曰與盜同科不得不治朝廷所倚以靖盜之封壃俾朝廷聞之而懔然悟曰與盜同實不得不僭局外之身而問局中之盜不得不破羣奉之愚而發獨見之盜不得不旁皇乎一世而指方州之盜不得不積乎一聽而料數十百年之盜而惜乎杖道之公而洗恩私之毒燭幾先而窮事變之討者蓋亦鮮矣詩曰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悲夫盜有孔甘之言必有大不祥之行君子有信盜之癖必有捐所有以予盜之慘是猶積薪而待燃懸穽而招墮吾惡能障其事變之極邪昔鄭莊爲周之懿親

而繻葛一戰首獵周綱是盜周也朱溫亦唐之節度而大梁受册卒厭唐祚是盜唐也吾惡知夫鄭莊朱溫其人者其種類果絕於代邪吾惡知夫獵周綱而厭唐祚之故智不且潛伏於忼激晉亂之中邪吾惡知夫心盜之心者不且吐朝廷之情實以嚮盜借盜為聲援以危朝廷邪吾惡知夫行盜之術者不且先割據而後并吞先闚伺而後擴稱邪且夫不可知而可知可知而不可知之人之事幸而其人其事不至乎是也則吾言虛而朝廷有泰山之福不幸而其人其事果至乎是也則吾言實而朝廷有非常之禍是故郄疵料韓魏而中諸葛亮料魏延而中王猛料慕容垂而中張九齡料安祿山而中竇默料王文統而中茲五子者借朝廷非常之禍以快其知人論世之明非其願也言未然則愚者哂言必然則智者怒及乎天下之大事去則吾末如之何非其幸也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

不早辨也是故朝廷不可以毋知人封壇不可以毋立己立己云何曰以履道抱德爲體以旋乾轉坤爲用以修明禮樂爲文以力能戡暴除亂削株掘根爲武以智勇不離學問爲材以忠孝不負君父爲情以名正然后言順言順然后事成爲序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爲守入者毋斁乃可以封壇乃經乃緯乃邦家之光乃兼轄撝乃兼將帥萬夫之望乃鐘乃鼎厥聲無央乃祐乃神則罔有戾於風霜

審任

浮邱子曰君子自任以道任人以政任道以學任政以材學不邃則道不明道不明則材不辨材不辨則政不舉政不舉則國不昌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且夫不知人則固不能任人矣不任人則固不能治天下矣上之如堯舜湯武之聖下之如漢唐宋明之令主其古近低卬有別其無獨治天下之理則鈞也是故可以獨治然且與其臣共治之

者聖而昌不可以獨治然且與其臣共治之者賢而詳其君不治勿使其臣治之者轍而荒其君亟欲治使非其人治之者躁而肓所謂使非其人治之何稽焉爾乃樹詞華而整儀容則曰此公輔之具也惡知公輔所職者天人陰陽吉凶消長而豈詞華儀容之謂矣乎爾乃析章句而摘膚末則曰此師儒之具也惡知師儒所職者上下古今聖狂出入而豈章句膚末之謂矣乎爾乃理錢穀而折刑獄則曰此封壃之具也惡知封壃所職者山川民物善敗豐耗而豈錢穀刑獄之謂矣乎爾乃傳親戚而修廉善則曰此將帥之具也惡知將帥所職者文武經權操縱斂闔而豈親戚廉善之謂矣乎爾乃樹私愛而廢公論則曰此吾之所寘公輔也師儒也封壃也將帥也非夫人人所得議其低卬然不之等者也惡知扶一心一目之橫間執天下議論之口而豈與衆共之之謂矣乎爾乃禮大寮而薄下士則曰斯人而不可以公輔也師儒也封

壇也將帥也更亡其人可與於家國天下之故者也惡知豆當路之榮唾斥草茅伏處曹司末秩之聖喆賢傑而豈與人爲善之謂矣乎且夫三代上之聖喆自於世胄者十亡過四五自於草茅伏處而理太平者十常六七焉三代下之賢傑自於巍顯者十亡過二三自於曹司末秩而樹豐功碩德明名廣譽者十常五六焉是何也世胄而不聖喆肥甘累之也㪚嬉累之也草茅伏處而甲於世胄者非天地之心不存非古今之脉不討非皐夔稷契不入非孔曾思孟不爲博學而詳說擇善而固守仰觀而俯察內方而外圓體用本末無不具君臣上下無不通是謂聖喆巍顯而不賢傑氣炎累之也邊幅累之也曹司末秩而甲於巍顯者無飲食醉飽以薰心意無讒諂面諛以蔽耳目無顛倒然疑以賣名聲無恐惕禍福以摧顏狀淸泪而甯靜保任而戒懼變動而光明曲折而洞深理道事勢無不詳機緘符驗無不合是謂賢傑我不敢知曰

今之聖喆而必不自於世胄也我亦不敢知曰今之世胄而有刻意厲行實不削而名不辱者也我不敢知曰今之賢傑而必不自於巍顯也我亦不敢知曰今之巍顯而有不佌佌不鼓鼓上爲國而下爲民者也我不敢知曰今之草茅伏處而有聖喆其人也我亦不敢知曰今之草茅伏處而亡聖喆其人可以撥禍亂而理太平者也我不敢知曰今之曹司末秩而有賢傑其人也我亦不敢知曰今之曹司末秩而亡賢傑其人可以樹豐功碩德明名廣譽於無旣者也且夫玉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餘其孰能採之而孰能得之唯人亦然道高者無近用物博者有廣居義壹者無雜設體重者有厚餙是故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粗之不見其有精之不見其無是故弱近而閉遠者智不及庸尊而傲卑者仁不俱不見知而不悔者我常黍知其人而不與立者世常枯昔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孔子聞之曰可以

為文矣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孔子曰其竊位者與夫孔子不慶大夫僎之遭也而嘉公叔文子能知人忘己也不為柳下惠怨尤也而惡臧文仲蔽賢忘國也此孔子所以風天下也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夫孟子不愛舜說諸人以姑息也而知動心忍性不可以少也不謂天不降大任也而舜說諸人其尤大章明較著者也此孟子所以自況其平生也我不敢知曰今有動心忍性如舜說諸人者我亦不敢知曰今亡動心忍性如舜說諸人而積於庳賤之久饑而自傷蹇於尊嚴之勢卻而不得前孤於援繫而旁門曲竇不敢入畏於顧瞻而毒心謗口幾不能解免者也我不敢知曰今亡知人忘己如公叔文子者我

亦不敢知曰今有知人忘己如公叔文子而毋涉以大意謂流輩無人毋徇以私心非親故不舉毋匿其性行材處之所不足致忌克於勝己毋悋其君臣魚水之所有餘工薦達於庳棲者也我不敢知曰今有蔽賢忘國如臧文仲者我亦不敢知曰今亡蔽賢忘國如臧文仲而樹吾道之幟則訾其爲僞學遵先王之法則駭其爲狂舉一故之不消彌則倡言朝野爲之不靜一言之不傳會則惡其崖岸因而中傷之者也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今有鳳凰而毋借之梧桐有梧桐而不鳳凰者攄焉於鳳凰亡損也於天之所以生鳳凰與斯代斯人之所以待鳳凰而爲福祿者則何如乎是故善爲室者求大木於市而不得不已也則必求之長林深谷而有之善爲政者求聖喆賢傑於世胄甄顯而不得不已也則必求之草茅伏處曹司末秩而有之有而不求謂之漏求而不有謂之誣已而不求謂之

勦求而不已謂之摯非其人不求謂之憤非其人不有謂之最是故不可公輸而彊使之不可師儒而彊使之不可封壇而强使之不可將帥而彊使之謂之僨可公輸而故遲之可師儒而故遲之可封壇而故遲之可將帥而故遲之謂之嗇闘不公輸者之可公輸悔公輸其不可公輸者闘不師儒者之可師儒悔師儒其不可師儒者闘不封壇者之可封壇悔封壇其不可封壇者闘不將帥者之可將帥悔將帥其不可將帥者謂之轉奪不可公輸者之公輸乎可公輸而不公輸者奪不可師儒者之師儒乎可師儒而不師儒者奪不可封壇者之封壇乎可封壇而不封壇者奪不可將帥者之將帥乎可將帥而不將帥者謂之稱天地之寶日星河嶽之所注而公輸之師儒之封壇之將帥之於是其人爲不虛生謂之特道德之肩內聖外王之所寄而公輸之師儒之封壇之將帥之於是其人爲不虛傳謂之信鏡初心則知禮樂佩直道則知

兵刑體日用則知民物相氣候則知天地而公輔之師儒之封疆之將帥之於是其人爲不負夙夜謂之慊智者則舉其本末愚者則伺其出處近者則量其動靜遠者則問其安危而公輔之師儒之封壃之將帥之於是其人爲不負天下謂之廣是故無所有而欺天下謂之盜有所有而干天下謂之市毋干於天下而我私之謂之隘毋私於我而天下忘之謂之棄我蓄積其所有而天下敬之因而光輝之者謂之亨我發麾其所有而天下享之因而福祿之者謂之極爲公輔則天人陰陽吉凶消長在其度內謂之良爲師儒則上下古今聖狂出入在其度內謂之正爲封壃則山川民物善敗豐耗在其度內謂之裕爲將帥則文武經權操縱歛闢在其度內謂之雄可以我而鑄天下之爲公輔可以我而鑄天下之爲師儒可以我而鑄天下之爲封壃可以我而鑄天下之爲將帥鑄焉而勉勉焉而成成焉而齊齊焉而盛者謂之大可以我而

孕萬代之爲公輸可以我而孕萬代之爲師儒可以我而孕萬代之爲封壃可以我而孕萬代之爲將帥孕焉而熟熟焉而合合焉而定定焉而熟者謂之久易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且夫私昵惡德適足敗壞天下久大德業而已是故君子毋使盲辨色毋使聾辨聲毋使吃司言毋使躄司行君子而不盲聾吃躄之使則必於其可倚杖者腹心之爪牙之是故臬其指者識其方稽其情者披其竅拯其急者料其平理其巨者挈其要吐其忠者善其謀去其慾者嚴其操蓄其實者副其譽習其勞者果其儆語曰裁衣擇其工裁國索其人諺惡有不索其人而當其任者乎惡有不當其任而幾幸其可以爲治者乎且夫不當其任而幾幸其可以爲治則君子不信焉未能操刀而使割錦君子以爲傷矣未能射御而使獲禽君子以爲覆矣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君子以爲憍矣狐裘雖

奧剡皮是補君子以爲藪矣土牛木馬將似而非君子以爲不可倚杖矣巨魚赴壑要見剣之君子以爲不可勝舉矣僬僥戴山坍塗塞海君子以爲不可紀極矣拙工運斤庸醫療病君子以爲不可許與矣易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惡夫一身之及於禍與社稷之不血食子孫黎民之不能保孰輕孰重乎孰職其咎乎

訓史

浮邱子曰記言動之謂史書善敗之謂史俾今人善敗毋自私而暴白於千齡萬代焉之謂史俾千齡萬代視今人善敗如不及如探湯焉之謂史俾一其善者百善將與一其敗者百敗者懸焉之謂史俾百其善者一敗可恕百其敗者一善可錄焉之謂史俾百其善一其敗者竟無能數其百恕其一百其敗一其善者竟無能捨其百錄其一焉之謂史俾無能數其百恕其一者恣厲以悖百善戒一敗無能捨其百錄其一

者汴屬以塞百敗无一善焉之謂史是故以聖人之有懿德而畏史以賢人之有小過差而畏史以天子之尊而畏史以諸侯之強大而畏史以姦雄之橫無所不摧隳而畏史以巧黠佞兒之无無所不蠱惑撓滑而畏史以緇寺之稍知禮節而畏史以綱民淺夫之一念激功而畏史是故權有三大曰天曰君曰史天之權掌生殺君之權掌黜陟史之權掌褒譏爾乃應生而殺史於是乎以褒代生應殺而生史於是乎以譏代殺應陟而黜史於是乎以褒代陟應黜而陟史於是乎以譏代黜是故天不兼史史兼天君不兼史史兼君非大聖賢其孰能兼天兼君而無遺憾者乎是故孔子作春秋聖而史朱子修綱目賢而史其他取箇云爾者或博而史則網羅得失以成其材或激而史則發抒事物以寄其情或縟而史則馳騖文辭以輝其采或簡而史則芟除枝葉以絜其體爾乃天運降則史亦降人心降則史更降諱貢書似理偏詞半是謂

發史臣醜夸美惜脆語 柔是謂佞史賢不成幹文不成采是謂陋史俗
不入今典不入古是謂 浮史親然后附貴然后稱是謂勢史金然后通
帛然后數是謂利史雜 然后備眾然后舉是謂市史請然后書覽然后
存是謂奴史過不井井 遠更茫茫是謂鬱史俊不察察愚則憒憒是謂
盲史對老錚錚朝訐則 橫是謂驕史稗編棻彙國書則歧是謂繆史疑
史害詐佞史害良陋史 害譽浮史害攘勢史害實利史害廉市史害壹
奴史害直鬱史害仰盲 史害明驕史害救繆史害正於乎霧不揭者天
不靑穌不亨者江不平 陳言不斧者文不立淺衷不藥者史不成世有
君子爾惟時其懲此十 二史爾如不懲史何以稱史如不稱世何以明
世如不明政何以存政 如不存道何以行是故賤其人則賤其史賤其
史則賤其世賤其世則 賤其政賤其政則賤其道史賤則柒翰操紙者
之羞也世賤則執樞馭 宇者之羞也政賤則讀皇庀國者之羞也道賤

則枕經葄古者之羞也如欲去四賊滌四羞則良史氏盍作乎則良史氏盍作乎

訓使

浮邱子曰國有使使有八義行乎八義而埶焉是爲八忝行乎八義而儆焉是爲八稱孔子曰使乎使乎蓋難其人也八義維何一曰察謠俗採方言則使之二曰弔兇荒恤孤窮則使之三曰理獄訟雪冤抑則使之四曰詰奸宄平俶擾則使之五曰舉孝秀備官材則使之六曰懲貪墨振吏治則使之七曰禮鄰封結鄰歡則使之八曰祭山川歆神明則使之八忝維何一曰智不足以察謠俗採方言則測其著遺其隱拾其一遺其百二曰仁不足以弔兇荒恤孤窮則美其名虧其實探其末稿其本三曰辨不足以理獄訟雪冤抑則偏其聽售其欺倒其情豐其毒四曰勇不足以詰奸宄平俶擾則短其略闇其方損其威長其寇五曰學

不足以舉孝秀備官材則貢其粗屏其奇選其亂傷其真六曰守不足以懲貪墨振吏治則投其濁塞其清冒其似壞其真七曰信不足以禮鄰封結鄉寡則多其求取其侮挑其怒生其變八曰忠不足以祭山川歆神明則將其薄生其厭違其衷攖其罰乃禍雜何一曰和氣以入之旁搜以廣之捨跡以神之然后能察謠俗採方言二曰推心以感之立制以宜之去蠹以利之然后能弔寃荒恤孤窮三曰度衷以比之飭事以訪之窮根以治之然后能理獄訟雪冤抑四曰杖義以臨之操算以勝之抵巇以迫之然后能詰奸究平仮擾五曰服古以深之鏡物以明之先望以帥之然后能舉孝秀備官材六曰克己以正之敕法以齊之滌污以新之然后能懲貪墨振吏治七曰布公以懾之辭令以數之年代以永之然后能禮鄰封結鄉寡八曰慎獨以盟之威儀以舉之祈禱以申之然后能祭山川歆神明是故古者於使臣還則歌四牡以勞之

其往也則歌皇華以遣之四牡之詩曰王事靡盬我心悲傷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君勞使臣何其摯也皇華之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又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又曰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詢君遣使臣又何其詳也是故主榮其臣則使之顯臣毋自辱以辱其主主貴其臣則使之顯臣毋自愚以愚其主凡自辱以辱其主者無志節者也凡自愚以愚其主者無材行者也語曰蹇牛折角不能載粟君子不取也是故優於軀幹劣於志節者勿使之優於志節劣於風議者勿使之優於學殖劣於材行者勿使之優於材行劣於德意者勿使之主所溺勿使之國有謗勿使之往而必禍勿使之勞不爲功勿使之是故晏嬰不入狗門穆叔重拜皇華陸賈能折椎髻賁禮散佩寶刀贊而使使而榮者也樂所飮酒被執慶封賦詩不知鄰與私買奴婢羅讓莫能措言愚而

使使而辱者也左氏之言曰遽篨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囂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於乎凡原使臣其尚審乃命嘉猷乃事毋若遽篨戚施僬僥侏儒矇瞍囂瘖聾聵僮昏然以覩於古行人之職

訓令

浮邱子曰與君近孰如相與民近孰如令相不聖君乃差令不賢民乃憂是故相可爲而有不可爲也令可爲而無不可爲也相可爲而有不可爲者君之然疑愛憎無準也是故君子愳爲相令可爲而無不可爲者民之德怨歸備有準也是故君子樂爲令且夫守令固有並重之埶古之爲守也以察令以理民令之爲守也職不足以自縣則不能毋仰食於令既仰食於令又欲察令則不能毋生肘腋之虞既生肘腋之虞則不得不迂出於不察令既不察令則守爲虛設而耑寄民事於令既

苟寄民事於令則令有權旣有權則令之不善者雖肆荼毒於民而守莫可如何民旣遭令之荼毒則爲守者下負其民上負其君是故君子甯爲令而不爲守爲守則思其不足以爲善也爲令則樂其可以捨不善而爲善也曷樂乎爾哺其飢煦其寒民乃驩廸其愚安其賤民乃蘇塞其濞熄其爭民乃平障其微燭其隱民乃恐忠信以淑之廉恥以激之民乃滅風俗乃麗父母以兒之神明以虔之民乃祥宗祏乃昌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風之於草令之於民一而已矣是故令之善否民必身之而必心之善百否一民歌其百忘其一善百否十民歌其百怨其十善否彊半民歌其半疑其半善不敵否民乃嘲有否無善民乃樵狂盜入室物乃拐醜女善淫男乃逃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反之而不得以罪民之不情則更何顏面以晏然爲令焉是故至公唯民至慎唯令爲令不慎厥疚在心

選令不慎厥疵在政奴隸而畜之則奴隸而報之仁賢而敬之則仁賢而踐之畜以奴隸謂之慢報以奴隸謂之橫敬以仁賢謂之厚踐以仁賢謂之忠傳曰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焉有朝廷不思所以樹令而親其社稷人民之寄者乎是故令之善否君必親之而必致之相必詳之而必與之毋曰庳末爲民福禍毋曰疏遠與國休戚毋曰不可洗刷非其賢者振以恥毋曰不可騰騫拔其尤者敘以祇善哉宋陳求魯之言曰令宜採夏侯太初併省州郡之議俾縣令得以自達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爲斷之法俾縣令得以究心於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爲令之典以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意以歆其氣於乎求魯之言龜鑑也令之視令草芥也草芥不刪不可以植大木龜鑑不拭不可以照幽夜國不重令不可擲利駛害令不予民不可以安上全下是故周諫上官者辱其躬貪墨不謹剝民脂膏者賊其心水旱盜賊鰥寡孤獨廢疾不

問者毒其民曖昧隱蔽不可告人者禍其子孫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豈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不豈弟不能爲父母不待智者而知其然也是故治單父如宓不齊治鄴如西門豹治中牟如魯恭治太邱如陳寔令之衛也國之寶也是故柄國而不重令猶柄家而不愛子也柄家者不愛子子不可以毋自愛柄國者不重令令不可以毋自重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生今之世爲今之令其唯自求其可毋倖於知而妄獵取毋慍於不知而反類薄也乎